

東方雜誌

第二十一卷
第一至二號

(1924年1月—1924年1月)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東方雜誌

第二十一卷

第一至二號

(1924年1月—1924年1月)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東方雜誌

THE EASTERN MISCELLANY

日十月一年三十

號一第卷一十二第



上號念紀年週十二

- 政治學之改造
- 中國政治問題
- 社會自救與中國政治之前途
- 國是會議憲法草案對於北京新憲法之影響
- 現代之出版自由
- 二十年來美國城市政府的改革
- 從世界眼光觀察二十年來之中國
- 中俄關係論
- 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
- 二十年來中國的政黨
- 國民黨與社會黨
- 歲出預算上之軍費限制論
- 上海之銀洋並用問題
- 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
- 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思想
- 中國之合作運動
- 我的婚姻問題觀
- 唯物史觀在歷史哲學上的價值
- 德奧社會學之派別與其特質
- 柯爾與盧梭
- 反對本能運動的經過和我最近的主張
- 英德哲學之比較
- 立伽脫之生命哲學及其批評
- 二十年學術與政治之關係
- 最近二十年來中國學術蠡測

- 張君勱
- 張東蓀
- 楊東蓀
- 陸宗輿
- 王世杰
- 張慰慈
- 淪公展
- 周鯁生
- 瞿世英
- 高一涵
- 于右任
- 徐滄水
- 馬寅初
- 瞿秋白
- 李權時
- 湯蒼園
- 陳望道
- 劉叔琴
- 俞頌華
- 郭夢良
- 郭任遠
- 李石岑
- 費鴻年
- 胡懷安
- 甘熱仙

行印館書印務商海



東方雜誌

第 二 十 一 卷
第 一 十 一 號

二十週年紀念號——上冊

本誌的二十週年紀念……………堅瓠(一)

政治學之改造……………張君勱(一)

中國政制問題……………張東蓀(二)

社會自救與中國政治之前途……………楊銓(三)

國是會議憲法草案對於北京新憲法之影響……………陸鼎揆(一)

現代之出版自由……………王世杰(三)

二十年來美國城市政府的改革……………張慰慈(三)

從世界眼光觀察二十年來之中國……………潘公展(一)

中俄關係論……………周鯁生(亮)

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……………瞿世英(西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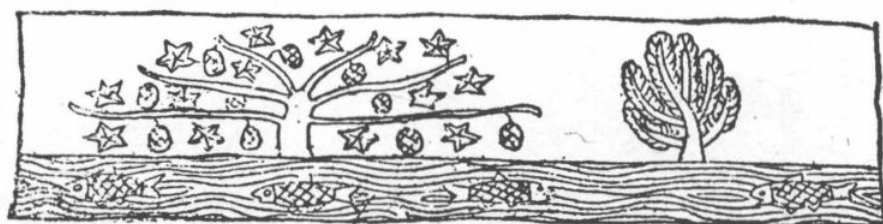
★ 二十年來中國的政黨 高一涵(一)
國民黨與社會黨 于右任(二)

★ 歲出預算上之軍費限制論 徐滄水(一)
上海之銀洋並用問題 馬寅初(六)

★ 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 瞿秋白(一)
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思想 李權時(三)
中國之合作運動 湯蒼園(三)
我的婚姻問題觀 陳望道(五)

★ 唯物史觀在歷史哲學上的價值 劉叔琴(一)
德奧社會學之派別與其特質 俞頌華(三)
柯爾與盧騷 郭夢良(三)

★ 反對本能運動的經過和我最近的主張 郭任遠(一)
英德哲學之比觀 李石岑(二)
立伽脫之生命哲學及其批評 費鴻年(三)



二十年學術與政治之關係……………胡樸安(一)
最近二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蠡測……………甘蟄仙(五)

白	補
支配近二十年來的世界的六大人物(A九)	巴比塞最近被控的罪名……………(F二)
俄國新人民委員長賴柯夫略歷……………(A三)	空前未有的地下電線……………(F三)
恐龍類動物的新發見……………(B四)	無線電治鱗問題……………(F四)
魯平遜博士之勸的教育論……………(B四)	古代動物塑像的發見……………(G二)
美國法律家對於現代文明的意見……………(C三)	現代的猶太名人一打……………(H一)
全世界的汽車數……………(C六)	成功所不可缺的八要素……………(H二)
英國報界的狄克推多……………(D三)	百年後的世界……………(H三)
伊本納茲來華後的所見……………(D九)	二十年來的幾件大事……………(I四)
愛迪孫的靈魂論……………(E三)	

插圖
宋畫院真蹟『王羲之自寫真圖』(三色版)……………一幅
『凝視』(周勁豪作)(三色版)……………一幅
『秦淮河』(王濟遠作)(三色版)……………一幅
『初步』(米勒作)……………一幅





米 勒 作

本誌的二十週年紀念

堅 瓠

本誌創刊於一九〇四年——甲辰，到今年一九二四年——甲子，已經二十個足年了。以號數計：則自第一卷至第十六卷，係每卷十二號；自第十七卷起，改爲每卷二十四號。中間一九一一年第八卷，因事停頓，至一九一二年夏季始行出齊；一九一四年的第十一卷，又因爲要恢復春季出版的原狀，祇出了六號。所以本年的第二十一卷第一號，從創刊的時候算起，實爲第二百八十三號。

本誌雖尙祇有二十歲的年紀，二百八十二冊的年譜，其時間的歷程，並不能算怎樣悠久，但這經過的二十年，卻在世界史和本國史上，佔着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如爲遠東政局一大轉捩的日俄戰爭，就是在一九〇四年春間，本誌出世的時候發生的。其後如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，一九一八年的巴黎會議，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，皆爲世界政治轉軸的關鍵，亦皆與我國國際地位有深切的影響。而辛亥革命以後，國內的政爭，尤極雲譎波詭之致。史稱『道家者流，出於史官，歷記成敗興亡禍福古今之道，』爲我國政治哲學之中堅。本誌同人，雖不敢以此自任，但本誌自始以來，即以記述國內外大事爲主要職志；在這雜誌事業特別的不發達的中國，尙沒有與本誌負同一任務而延續到這許多年代的。然則這二十年二百八十餘號的本誌，也許可以稱現代政治上重要的史料了。

本誌出世後的二十年間，學術界交通的便利，和思想界轉變的強烈，亦開我國空前之創局。本誌在這新生時代的思想戰中，自愧不能爲衝鋒陷陣的先登者；但本誌從不敢自弛其忠實的介紹的責任。如各派的社會主義，本誌在十餘年前，即已有系統的譯述；柏格遜和歐根的哲學說，也由本誌最先翻譯。而黃遠庸先生運其融合言文的新文體，對於社會政治爲沈著深刻的批評，曾爲本誌館外記者一年；其所著的想影錄，是雖在十年以後的今日讀之，尙有『新發於硯』的銳氣的。至於物質科學方面，因科學界的老宿杜亞泉先生，曾主編本誌十年，所以對於世界的新發明和新發見，從來不曾忽視。國學方面，本誌未能爲多量的容納，卻時時有關於燉石室和一賜樂業等在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材料。加以歷年任本誌編輯或撰述論文的人，如署名別士的夏穗卿先生，署名經照的汪允宗先生，署名景藏的陶懋存先生，署名崇有的高夢旦先生，和孟純生先生，徐仲可先生，杜山次先生等，都是富於國學素養

的人，所以本誌雖素不主張誇大的國粹論和「中外古今派」的調和論，而立言造論，要自有其歷史的根據。如顏李學派，經戴子高紹述以後，到最近幾年，始有重光的機運，而本誌則在二十年前，即有提倡顏學的文字。此外尚有一樁值得回憶的事，就是歐戰以後，詹父先生繼續發表的東西文化論。此事雖曾經引起論壇的反駁，而且在今日時代落伍的中國，是不是就可以提倡東方文化，也是一個問題，但是西洋文明的已露破綻，要為不可掩的事實。詹父先生在羅素尚未來華之前，即已有此種大膽的批評，而其批評的觀點，基於中國正統派的儒家思想，亦較羅素之僅能窺見老莊一派的皮毛的，更為切題：就文字的本身而言，終是可以佩服的。

本誌在文藝方面，也曾有相當的貢獻。如前幾年的林譯小說和石遺室詩話，都是在舊文學界早有定評的。而王靜安先生的宋元戲曲史，尤為我國文學史上不朽的傑作。至第十七卷以後，本誌更努力於新文藝的輸入，國內創作家，亦常常以新作品見餉。計自十七卷至二十卷的四年間，本誌所曾經刊載的短篇小說和獨幕劇，已經可編成十二冊的單行本，可謂「以附庸而蔚為大國」了。

本誌既然有上述的歷史，所以在去年春間，曾選取二十年間的重要材料，仿叢書體例，編成八十二種，一百冊的東方文庫，以作紀念的祝典。但有人以為這祇能算整理從前的舊帳，不足以表示對於將來的努力；於是我們又有這二十週年紀念號的刊行。

此次的紀念號，在去年十月底始着手預備，而且除在日報上登載廣告外，祇揀着我們所認識而又預料可以有時間替我們作文的人，發過幾十封的徵文通啓；而兩月以內，居然有幾百篇應徵的稿件，五十餘篇特約的撰稿：這可以見讀者愛護本誌的熱忱，和著作界重視本誌的盛意。我們在這裏謹致深切的感謝。

紀念號內五十篇的論文，差不多都是特約的。因為篇幅很長，所以我們略依門類，分為兩號出版。其餘寄到在後和應徵當選諸文，祇好在三號以後陸續發表了。尚有羅仲銘先生的憲法平議，竺藕舫先生的中國在世界之上之位置，梅迪生先生的英國文學之特點，我們在預告上已經登出，都因事未及脫稿。但他們都答應稍緩就寄來的，我們希望不久就可以補刊。

本年承新舊家俞寄凡、周勁豪先生等幫助，答應把他們的作品，在本誌發表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，這也是我們應得感謝的。這兩冊紀念號，因等候幾篇稿子，又因葉數較多，出版期延遲兩月，真是萬分抱歉。祇有此後從速的恢復原狀，以贖前愆了。

政治學之改造

張君勸

二十年前初讀政治學書以之與今日之政治思想相較，其對象與根本概念，已經一種絕大變化；前後之差異，雖比之歌白尼前之天文學與歌白尼後之天文學可焉。政治學之最重要之對象曰國家，舊日政治學中關於國家之界說曰：

『國家者，一定之人類在一定之地區上，受固有之主權所支配之團體也。』

所謂界說者，以簡單之語，舉某現象之特徵者也。惟其特徵盡舉而無餘，故現象之屬於同類者，可以同一界說概括之。蓋十九世紀之末年，所謂世界列強者，若英，若法，若美，若德，若日，私土子民，各有一定界限；故謂一定之人類一定之地域，瞭然在目。今焉如所謂俄羅斯者，忽宣言與某地合併，忽宣言與某地分離（若遠東共和國），究竟俄之主權以何地起以何地終？（如東清鐵道間

題）不得而知焉。所謂一定人類一定土地者安在耶？十九世紀之末年，政體不外二類：曰君主，曰民主。今君主之國日少，民主之國日多。昔之君民主國中，其主權所在，極為確定；如俄為專制國，其主權者即『柴』也；英為名君主而實共和之國，其主權者即『巴力門』也。今也勞動組合罷工決議之聲勢，可超於國會或內閣之上，政權可以專政之形式行之；或託名於兵工會議，以明其權力之所自來。究竟所謂一國之主權何自而來，所謂固有之主權又安在耶？

總之，以二十年前之界說，驗諸二十年前之國家，如方位然，雖曲折之度不同，而南北東西不至易位；如房屋然，雖大小不同，而樑柱常頑立不動。反之，若以昔日之界說驗之今日之國家，其在俄之不適用，已不俟論。即攷之英法德，是否相合，亦已成疑問。

此無他，各國政治上之制度與其根本觀念，有由定質易爲流質者，有由流質化爲汽質者，其狀如鼎沸然，故舊界說之專寫定的狀態者，已不復通行矣。

國家之舊界說所以不適用者，蓋有四故：國家之必要，昔日不成疑問者，今則以爲政治至極之處歸於無國家，此義創自克魯泡特金，至李寧輩而大盛，此對於國家之倫理的價值之懷疑一也；其次焉初不欲破壞國家而後已，然其視國家之職掌，如學校或工廠然，不過執行某種職務而已，不得以最高之主權團體視之，此對於國家至尊無上之主權之懷疑，二也；代議之制，盛於十九世紀之末，初以爲民隱可以上達，無以復加，顧以今日富豪之把持與政黨之黑幕觀之，謂議會不能表示民意者比比而是，此對於國家內部構造之懷疑，三也；歐戰以來，國家主義之流毒爲世所公認，其走於極端者，直欲廢國界而達於大同，其次焉謂國家之上應以超國家統一之，猶聯邦國之中央政府然，此對於國與國相互關係之懷疑，四也。夫國家本體上既生種種懷疑，故以二十年前之書衡之，不啻明日黃花矣。人事者變動不居者也，決非有一成不易之公例可求。其在比較治安之世，以抽象之法

寫之，非無一二定義，若夫創造之日，則生命之奮進，正在向前，而理智之認識作用，不可得而施，此舊界說所以無用之大因也。

第一，國家毀滅說 此說之代表者，以爲政治上之罪惡，起

於有國家，國家既廢，則強權隨之而去，而後自由結合之團體可代之以興；主之者無治主義者是也。李寧之新國家論中，亦發揮此義。然吾以爲國家之元素三曰土地，曰人民，曰主權——或曰統治關係。土地者，分可也，合可也，而要不能並此而無之，故土地不可缺者也；以言人民，多可也，少可也，然除古所謂大去其國者外，決無無民之國，故人民亦不可缺者也；此二者，國家之物理的基礎也，物理的基礎毀，則國家亦隨之而亡，故無治主義者所倡國家毀滅云者，非曰毀土地與人民也，亦曰今日之統治關係當毀之而再造之耳。夫人類之理想，以無治爲極，則人人有完全之人格，人人有完全之自由，各盡所長，各取所需，世間自無「治」之必要；而以甲治乙，在事理爲不當。古今大哲學家，去其文字之糟粕而窮其立言之精神，無一而非無治主義者也。然既爲人類，彼此各有衣食住之相需，衣食住既不能分配悉均，隨處可以拾取，於是執法與主持教養之政府出焉。始爲酋長，繼爲神權之

君主，又繼爲富族之代議政治；此負統治之責者，大抵爲有權力有金錢之人，故國中分貴賤貧富兩階級，而不平緣之以起。今日無治主義者與夫社會主義者之所痛心疾首者，即在於此。然階級之不平，去之可也；若謂並此統治之關係而去之，則吾以爲夢想而已。何也？勞動組合中，亦有所謂黨員乎？執行部乎？此黨員與執行部之關係一日存在，則統治關係即一日不能消滅也。工黨大會中，亦有所謂決議乎？亦有所謂決議後之執行乎？若黨議之服從一日存在，即統治關係一日不能消滅也。今俄之蘇維埃政府，何嘗不有中央執行委員會，何嘗不有辦事之各部，何嘗不有議事機關，何嘗不有所謂法令？此數者存在，則其統治關係與其他各國等耳。天壤之間，一日有人類，一日有物質之需要，則治人與治於人之區分之消滅，恐終不可得耳。

第二公共職務說 社會黨仇視國家之言論，皆爲宣傳而起者也；若夫公法家平心靜氣以窺世運之變遷，大悟主權論之不適，於是創爲公共職務說，是爲法之狄驥氏（L. Duguit）狄氏曰：

『今日國家所執行之公務中，有教育，救貧，道路，橋梁，街燈，

郵政，電報，電話，鐵路，凡此種種行動，非有公法系統以規律之不可也。此種公法系統，其不能以主權論爲基礎甚明；以此種行動中，並無命令之痕迹可見故也。爲今之計，惟有重造一新系統，與舊說相銜接，與新現象相融合者以予致之，其惟公共職務之說乎？公共職務者，一切法制之範圍，而法

國行政法廷判決之所本也。』錄拙著德國社會民主政黨記三三九頁

狄氏更進而說明公法與公共職務之關係曰：

『今日之所謂公法，非確定某領土上一方爲號令者他方爲個人或團體之關係，如主人對於其所服從者然。

今日之所謂公法者，規定各種公務之組織，並保持此種公務之進行無阻是已。

故公法之基礎，非命令也，乃組織也，乃事務之處理也。』錄前

書三四頁

其與狄驥氏爲同調者，又有英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柯爾氏（Cole）柯氏推本一切結合於職業，且欲本職業原則（The Principle of Function）以改造全社會之生計機關與政治組織，故其言曰：

「凡人類之結合，原所以達公共之需要或目的，所謂目的，即結合之職掌之根本也。」

狄氏職務云，在法文爲“Service publique”，柯氏職掌云，在英文爲“Function”，自表面觀之，二者本非同物，然自精神言之則一。蓋團體之所以立者，不在其權力，而在其所事，所事之具體者曰“Service”，抽象者曰“Function”，其實一物耳。然 Function 云，爲現代之流行名詞，與創造二字幾乎相埒。心理學家曰職能的心理學，數學上兩數之相依者曰函數，其意爲兩數相依爲用；病理學上有所謂職能的病症，與機關的病症相對立；哲學家之新惟實派好用「關係」之名，蓋棄其體的方面而但就其用的方面言之，亦職司之意也。此名詞今又推及於社會政治，乃有以職司二字解釋團體結合之本者，是此字之在現代已有一種魔術的力量矣。吾嘗求其所以然之故。昔之國家之大政，軍事，警察，司法而已。國家之地位，以上臨下，而屬於發號施令者爲多。今也國家之所掌者爲生計文化上之事務，故權力之義已不適用，而以職務二字爲最當，此則謂爲工業主義之影響可也。其次，既言主權矣，自必發源於一至高無上之體，而近世

之社會，以無量數之自動的人民爲主幹，此人民各盡所能，各得所欲，與昔日之以一人爲主體者，不可同日而語，此則民主政治之產物也。更進言之：自進化論大昌以來，人人以社會爲變動不居之體，而柏格森等之惟心哲學家推衍其說，謂世界可以人力使之進而日上，故世名柏氏之學爲「變之哲學」，而此種現代心理，當然距固體之主權論遠，而去活變之職司論近，此又此名詞所以流行之大因也。

第三，政治組織之改造。自歐戰後，關於政府內部之改造，有種種新論。新論之最有力者有二：其一，職業代表說是也；其二，立法行政分立之反對運動是也。職業代表說之中，又分二派：如柯爾氏欲以一種職業自成一基爾特，以處決其本職業以內之事，而區域的代表制因之以廢棄；如德國之現制，區域的代表依然存在，此外另設一生計會議，雇主工人各遣代表列席焉。竊以爲自工商業勃興以來，各職業單位之勢力，遠駕地域單位而上之，故情勢大非昔比。然如柯爾氏之言，以基爾特會議改造全部政府，恐尙非其時；如德之國會與生計會議平行之制，此後殆必爲各國所取法。所謂立法行政分立之反對運動者，三權分立爲

孟德斯鳩以來流行之學說，以議會掌立法，以內閣掌行政，雙方相制，乃以歸於平衡；且英制之妙用，尤在以議會居監督之地，而政府則主持政策；若夫俄制之蘇維埃，其中央執行委員之出於全俄會議選舉也，與英制之內閣屬於多數黨者同然。何者？爲立法爲議院之職。何者？爲行政爲內閣之責，則遠不如英國之界限分明。故俄之舊憲云，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全俄之最高立法行政及監督之機關。夫會名執行，而其職權兼立法行政而有之，不謂爲混淆，不可得矣。俄制之由來，純爲革命設施之便利，非有何種深遠之根據；然依近時趨勢觀之，覺政府議會之對待，要以信任爲前提，而立法行政之界限，本不必過嚴。何也？誠信任政府也，雖兼立法，有何不可？誠不信任政府也，即行政上亦不應輕易更張，故孟氏輩學說，恐今後已不適用矣。

第四，直接行動之意義。二三十年來國民之所以轉移國政者奈何？曰提案於議院以求通過；一次不通過，則繼以第二次之提案；更進焉總選舉之日，鼓動國人，冀操勝算，而後政策乃有通過之望。如是國民之行動，舍法定之提案外，無他法焉。顧近年以來，聞有所謂直接行動者，工人團體有不滿於政府之所爲者，

則以同盟罷工之手段警告政府；是其取徑，不在國會而在工人之自身，此其名義所由來也。此等活動方式所以不起於十九世紀之初而獨起於今日者，則亦以工業發達，而工人地位之重輕大異於昔耳。夫事之是非得失，暫勿細論，而吾人之所欲研求者，則在其心理之根據；蓋議院之議事，有一定之程序，又有黨派之操縱，常迂迴曲折，而工人之意旨，抑而不伸一也；階級利害，顯然兩歧，大銀行大報館皆操於資本家之手，故經通常之立法方法以求勝利，終必無望；二也；而最近哲學界之思潮，好言行動，一若人類之進步，視人之向前幹去，而無取遲迴審顧，此殆此說所以流行之大原因歟？或有非之者，謂工人以罷工左右國政，是目無法紀，必陷於無政府狀態而後已。吾以爲法紀者通常時代之標準也，處改造之日，因意志之衝動，而社會之組織因以構成，故不得以尋常法紀相繩也。

第五，貧民專政之可否。直接行動，與立法方法相反者也。專政云云，亦與法治民治之義相反者也。克林威爾行之於英，拿破侖行之於法，今李寧則行之於俄。然俄制與英法異者，則俄人擯除其他階級，而獨以工人爲主體，同爲工人之中，除鮑爾雪維

克外，不令他人有選舉有言論之權，而全俄常在戒嚴之中，生殺予奪之權，操之政府，此所以爲專政也。專政者，人治之一也；在理論上並無何種根據，其所以能存在之故，則歐戰時政府權力之擴充也，俄人歷史上之遺傳性也，俄之幅圓易趨於集權之勢也。抑最近人類之於圖畫美術之嗜好，酷愛大紅大綠，奇形怪狀，其所以能與專政相安者，殆亦此種心理爲之歟？雖然，國中之持共產主義者，不以專政爲俄李寧之特別產物，反視爲一種理想而禱祝其實現，竊以爲誤矣。夫政治之本，要以承認各人之人格，各人之自由爲旨歸；若其政制明明蔑視他人之人格，剝奪他人之自由，而反奉爲理想，竭力以鼓吹之，是不啻以一人剛萬夫柔爲至計也，教人崇拜英雄而以國民爲奴隸也。康德有言：『道德之原則，應以人類爲目的，不應以人類爲手段。』豈惟道德，政治亦然。凡政治上一舉一動，反於發達自由與人格之原則者，無論其收效若何捷速，應在排斥之列，奈何號爲愛自由者不提高羣衆使之共同向上，而反祈禱不可必之英雄政治之出現，吾見其南轅而北轍矣！

第六，聯邦主義之推廣 王博沙君，國會中反對省憲之一

人也，嘗引拙稿德新憲法評之語，謂德之改邦爲州，乃至收各邦之軍權於中央，皆爲世界政治日趨於統一之證據，而與聯邦主義背馳。雖然，德之憲法起草者所以限制各邦之權力者，以德之國情有特別者在焉。普魯士者，方與人口，占全德國七分之四，若此大單位，獨霸一國中，其他各邦難與之抗衡，所謂中央者名而已；實則爲之主者，普魯士焉。故其起草者不得已而有改邦爲州之議，正所以瓜分普魯士而化全國之各邦爲同等之大小；所以收軍權於中央者，亦以巴威畧之離中央而自練軍隊，與聯邦國如美制者，正相反對。凡此所爲，謂爲圖各邦平等之發達則可，謂爲背於聯邦主義則不可焉。且聯邦主義，本起於異地域異人種之自由發達之要求，若美瑞澳皆依此原則而產生者也。近年以來，聯邦之說之所以大盛者，更別有故。政務叢集於中央，中央之力，勢不克舉，於是欲以聯邦分權之法救濟之，此英倫三島所以於一八二〇年有改爲聯邦之決議案也。其持職業代表說者，謂一區域之內，應設各種職業會議，但各地之人口財力約略平等，然後一方能舉一方之事，而其上則以全國之職業會議籠罩之，是之謂生計的聯邦主義，創之者法人龐哥氏（P. Bonour），而